

ICH UND DU

# 我与你

Martin Buber

[德] 马丁·布伯 著

徐胤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ICH UND DU

# 我与你

Martin Buber

[德] 马丁·布伯 著

徐胤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与你 / (德) 马丁·布伯著; 徐胤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201-12880-1

I. ①我… II. ①马… ②徐… III. ①宗教哲学-研究  
IV. ①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9773号

## 我与你

WO YU NI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 政 编 码 300051  
邮 购 电 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 子 信 箱 [tjrmcbs@126.com](mailto:tjrmcbs@126.com)

产 品 经 理 曹 曼  
责 任 编 辑 张 璐  
特 约 编 辑 秦晓华  
装 帧 设 计 王 易

制 版 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发 行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4.25  
印 数 1-8,000  
字 数 80千字  
版 次 印 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1-64386496)

## 译序

作为 20 世纪上半叶最为重要的宗教哲学家之一，马丁·布伯（1878—1965）对西方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宗教学和社会学的重大影响无需赘言。1923 年出版的《我与你》是他的代表作，也被作者本人称为“我的第一部毕生之作”；书中所主张的“对话原则”，一举奠定了布伯作为思想家在学界的重要地位。就此，著名学者沙洛姆·本-科林（Schalom Ben-Chorin）评价道：“对话哲学在 20 世纪哲学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它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马丁·布伯。”

然而即便是在西方，这一切也并非水到渠成。在布伯逝世后的二十五年里，其思想的重要性虽然广受认可，却始终未能自成一派，即便是在以色列也鲜有人问津。但可喜的是，进入 90 年代后，布伯

思想的价值在多方面得到了发掘。尤其是从 2010 年起，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启动了 21 卷马丁·布伯作品集的编纂工作，迄今为止已经出版 15 卷。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被译介到中国之后，《我与你》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例如，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曾撰文评价道：布伯的见解对于片面地陶醉于主体认识客体和征服客体的我国思想文化界来说，应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更为可喜的是，布伯的思想不仅在哲学和宗教学界得到了肯定，它在心理学、教育学和文化学上的价值也正在被逐步发掘。

毫无疑问，《我与你》受成书年代所限，书中的些许思想或许有陈腐之嫌；但作为一部经典之作，它带给我们的启发却永不过时。本书有着浓重的思辨色彩，“人”与“关系”是它思考的重心。“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既是人与上帝的关系，更是

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身的相处之道。只要细心研读，相信每位读者都能从中收获自己的答案。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本书一直只有陈维纲先生翻译的版本传世。陈先生的译本文采斐然，也给我带来了诸多启示。美中不足的是，该书经英文转译，也因此承袭了英译本的一些谬误。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得知杨俊杰教授的译本已在不久前问世，惜因身在国外，尚未有机会拜读。两个新译本不约而同出版，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读者对《我与你》一书的巨大兴趣。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译者参考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力求使译文准确得体，以飨读者。但限于时间和自身水平，难免有所疏漏，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徐胤

2017年11月于德国柏林

我

第一部分





人类的双重态度决定了世界的双重性。

语言中基本词汇的双重意义，决定了人类的双重态度。

基本词汇不会逐个出现，而是成对出现。

“我-你”是基本词汇之一。

另一个基本词汇是“我-它”，其中，“它”也可以被替换成“他”或者“她”，而并不改变语意。

所以，人类的“我”也是双重的。

因为“我-你”和“我-它”中的“我”并不相同。

基本词汇不会产生额外的意义，它们一被人说出，便一直存在。

基本词汇反映了事物内在的本质。

说到“你”，也就提到了“我-你”中的“我”。

说到“它”，也就提到了“我-它”中的“我”。

“我-你”只能随事物的所有本质一同道出。

“我-它”永远都道不尽事物的所有本质。

“我”不能独立存在，它或附属于“我-你”，或附属

于“我-它”。

人们说“我”，指的其实是上述两者之一。当他说“我”时，他所指的那个“我”便出现了。即便他说的是“你”或是“它”，其所对应的那个“我”也会一道出现。

作为“我”存在也即说出“我”。说出“我”，即说出了其对应的某个基本词汇。

说出基本词汇的人，也便进入其中，驻足其间。

人生不仅限于围绕及物动词展开。人的一言一行，不一定必与某样事物相关。我感知某物，我感觉某物，我想象某物，我想要某物，我感受某物，我思考某物。人生当不止于斯。

凡此种种，共同为“它”的世界奠定了基础。

而“你”的世界，则另有基石。

人们说“你”，并没有言及其他。因为有一样事物，就必有另一样事物，每个“它”都与另一个“它”相邻。“它”之所以为“它”，便是因为“它”与另一个“它”交界。而说到“你”的地方，必无他物。“你”字并无界限之分。

说“你”之人必无其他，亦一无所有，但他却处于关系之中。

人们常说，人感知世界，此话何解？人彷徨于事物表面，感知它们。他从中总结事物的特征，得出自己的经验，从而感知事物的存在。

但光凭经验还不足以感知世界。

因为由经验所感知到的世界，只是“它”“他”和“她”的排列组合。

我感知某物。

即便是在“外在”感受的基础上再加上“内在”感受，也不会改变什么。内外之分源自人类对死亡秘密的漠视，所以也难以永恒。内与外一样，都离不开物！

我感知某物。

即便是在“显性”感受的基础上再加上“隐性”感受，也同样不会改变什么。有人为此沾沾自喜，以为发现了事物隐藏的部分，掌握了内情，找到了解密的钥匙。哦，没有玄奥的秘密，只有消息的堆聚！它，它，它！

感知者并未参与到世界之中。感受在他心中，而非介于他与世界之间。

世界并未参与到感受之中。它可以被感知，但却不为所动，因为它对此既无所为，也无所受。

作为经验的世界属于“我-它”。“我-你”推动的是

关系的世界。

关系的世界有三重维度。

其一：与自然共处。这层关系晦暗难明，也难为言语所尽。各种生物在我们周围活动，却不能上前靠近。我们想对它们以“你”相称，却为语言所限。

其二：与人类共处。这层关系显而易见，也容易言说。我们称呼旁人为“你”，也被旁人以“你”相称。

其三：与精神本质共处。这层关系虚无缥缈，但却启人觉悟；虽缄默无言，却能引出妙语。没人对我们以“你”相称，但我们却仿佛感受到了召唤。我们的回答也是图像化的，思考的，行动的：我们用基本词汇与本质交流，却不能张口说“你”。

可我们又该如何将言语所不能及的范围导入基本词汇的世界呢？

在每个维度，在任何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事物中，我们都能眺望到“你”的身影，听到它的衣袂飘动之声。每次说“你”，我们都在某个维度中以其特有的方式与永恒的“你”对话。

我凝望一棵树。

我可以将它当作一幅画面：僵直的树桩映衬着日光，或是晴空下嫩绿的新枝间透进银白的月光。

我可以将它当作一种运动感受：星罗棋布的纹路像血管一样涌动，树根吮吸着大地，树叶呼吸着空气，它不停地与泥土和空气交换着养分，并悄然生长。

我可以把它归入某一类型，将它的形态和生存方式视作范例。

我可以完全无视它的特征和形状，只将它看法则的表述。这可以是力量既对立又统一的法则，也可以是物质既混合又分离的法则。

我可以将它视作数字，用纯粹的数字关系去分解它，定义它。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树都是我的对象，它有它的位置、期限、方式和特性。

但在意志和上天恩赐的共同作用下，我也可能在凝望树的同时，与它产生关系。这样一来，树就不再是“它”了。专注的力量彻底征服了我。

要做到这一点，我无需放弃任何一种看待树的方式。我无需为了见而故作不见，也无需为此忘记任何知识。事实上，画面和运动、类型和范例、法则和数字都不可分辨地交汇在了一起。

属于树的一切，都混于其间。它的形态和构造，它的

颜色和成分，它与元素<sup>[1]</sup>和天体<sup>[2]</sup>的交流，构成了一个整体。

这棵树不是一种印象，不是想象的玩具，也不是情绪的产物。它存在于我的面前，与我息息相关，正如我以另一种方式与它相关一样。

我们无法否认关系的意义。关系就是相互性。

那么树也跟我们一样有自己的意识么？我感知不到。但因为在自己身上成功过一次，你们就想分析不可分析的事物么？我既看不见树的灵魂，也碰不到树妖，只能面对它自己。

6 我与一个人迎面而立，把他视作我的“你”。一旦我对他说出了“我-你”这组基本词汇，他便不可能是万物的一员，也不可能由物体组成。

他不是受其他“他”和“她”限制的“他”或“她”，不是由时间和空间组成的宇宙网络中的一个圆点，不是某种可被感知和描述的状态，也不是一连串可被名状的特征的集合。作为“你”的他无所倚仗，却严丝合缝地充盈于天际之间。这并不意味着唯有他遗世独立，但其他万物的确生活在他的光影之中。

单有音符不成旋律，单有字符不成文章，单有线条不

---

[1] 指水、火、风、土四大要素。

[2] 指日月星辰。

成立像。人们必须百费周折，才能化零为整，要形容我口中的“你”也是如此。我可以描述他头发的颜色、说话的声音和品行的善良，我也理应重复这一过程，但这些并不足以使他成为“你”。

随时可以祈祷，时间伴随着祈祷流逝；随处可以祭祀，祭祀的过程也占用了空间。刻意颠倒这层关系，就是否认现实。所以被我以“你”相称的人，也不依附于任何时间与空间。我可以把他放入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也理应重复这一过程，只不过这样一来，他便不再是“你”，而成了“他”“她”或“它”。

只要我身处“你”的天空之下，因果的风浪就将臣服于我的脚下，灾难的漩涡也将停滞不前。

我无法感知到那个被我以“你”相称的人，但我却与他存在某种关系，与他同处一组神圣的基本词汇之中。直到我跃出这层关系，才能重新感知到他。感知是一个与“你”疏离的过程。

即便“你”没有感知到“我”和“你”之间的关系，它依然成立。因为“你”的范围远比“它”了解的广阔，“你”的作为和遭遇，也远比“它”所知晓的丰富。这不是一场骗局，而是真实人生的发源地。

一个形象出现在人的面前，并借他之手成为作品，这

就是艺术永恒的起源。它不是灵魂的变种，只是悄然来到其身边，要求其发挥创造力的一种现象。这一切都取决于人类的一项本质行为：一旦成功，他便倾其本质，对眼前的形象道出了基本词汇。与此同时，创造力倾巢而出，作品由此诞生。

这一行为包含了牺牲和冒险。牺牲在于：被呈递到形象的祭坛上的事物拥有无限的可能；刚刚从我们的视野中嬉戏而过的一切，都必须被排除在外，不得进入作品之中；这也是对面形象的唯一性所决定的。冒险在于：基本词汇只能随事物的所有本质一同道出；若甘愿牺牲，就不得有所保留；作品不同于树木和人类，它无法容忍“我”在松弛的“它”的世界中驻足不前，反倒会发令说：若我不全心全意对它，那便不是我死，就是它亡。

我无法感知和描述面前的形象，只能将它变为现实。但在来自对面的光辉的映照之下，我却能将它看得比经验世界的一切更为真切。它不是“内在”事物中的一员，也不是虚构的幻影，而是现实的存在。若以具体的实物而论，这一形象当然并不“在场”，但还有什么比它更为现实呢？我与它之间的关系，也是真实的存在：它影响我，正如我影响它。

创造即是汲取，发明即是寻找，塑造即是发现。我将它变为现实的过程，也是我探索的过程。最后生成的作品



是万物中的一员，拥有各式各样的特征，可以被感知和描述，但它也可以不时作为具体形象出现在观者的面前。

——人们能够从“你”身上感知到什么？

——什么都感知不到，因为“你”无法被感知。

——那人们知道“你”的什么情况？

——只能知道它的全部，因为“你”无法被部分感知。

若我有缘与“你”相遇，定是出于上天的恩赐，因为它根本无从寻觅。但我对它说出基本词汇的行为，却出于我的本质，是我的本质行为。

“你”来与我相遇，但我却与它产生了直接的关系。因此，选择与被选、受难与行动之间有着相同的关系。一次用上全部本质的行动，必然扬弃所有的部分行为，进而扬弃所有具有局限性的行为感受，于是便也同受难相差无几了。

“我-你”这组基本词汇只能随事物的所有本质一同道出。收集和融合所有本质的过程，既不能依赖于我，也离不开我。“我”与“你”建立关系，在“我”成为“我”的过程中，“我”也道出了“你”。

所有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